

胡子萍管人事交通

進用幹部先講原則

胡子萍浙江蘭谿人，從江山坐木船沿信安江順流而下，一天就可以抵達蘭谿。蘭谿是江山到杭州必經之地，也是戴笠將軍經常往來的地方。胡子萍未進黃埔軍校以前，已經在蘭谿認識戴先生。當戴先生負責主持特務處工作的時候，很想找胡子萍來幫他工作，無奈一時又打聽不出他的下落。剛好民國廿一年的八月間，胡子萍在吳興南潯結婚，給戴先生知道了，立刻送他禮金二十元，在當時，二十元是一份非常非常厚重的禮金。過了沒有多久，就找他參加了特務處工作。從廿一年秋天到廿六年七七抗戰，這一段很長的時間，他不是管人事，就是管交通。而管人事的時間，又比管交通的時間長些。

因為胡子萍管人事，許多想要參加情報工作的人，大半由他談一次話，把談話的結果報告戴先生，再決定取捨。戴先生交代胡子萍約人談話時，要把歹話說在先頭，必須把情報工作的約法三章告訴對方：『第一，我們的工作很苦；第二，我們的紀律很嚴；第三，我們的待遇很薄。』對方聽了這約法三章，知難而退，那就不必再談，多費口舌。假如對方不要好的待遇，也不怕工作辛苦和紀律嚴格，才會進一步深談，詢問他的志趣、抱負，以及過去的種種情形。

戴先生對於工作幹部，往往隨便說上一兩句話，初聽起來，好像在敍家常，實際上，却含有極深奧的哲學意味，可以作為對工作的重要啓示。有一天，戴先生非常高興，對胡子萍說道：「子萍！糖果是給人家的孩子吃的，最好不要給自己的孩子吃。」

的確，甜頭不應該給自己的孩子吃，自己的孩子祇能吃苦頭，吃苦頭才會長出息，才會鍛鍊成金剛一樣の有用材料。好些做父母的，溺愛子女，儘管給他們甜頭吃，到後來長大成人，祇知享受，不能吃苦，終身顛沛，一事無成。情報工作艱難困苦，情報工作同志要冒險犯難，做人家所不能做的，做人家所不敢做的，不從艱苦中磨練，還能擔當重任嗎？話雖如此說，在工作方面，戴先生對同志們要求固然嚴，但對同志們的生活和健康更爲注意，軍統局的內勤工作同志，從南京鼓樓的四條巷，到重慶梁子嵐埡的羅家灣，十多年來，都是每天分三次上班，上午四個鐘頭，下午四個鐘頭，夜裏還有兩個鐘頭，每天十個鐘頭。工作做不完，還得自己自動延長工作時間。大家都住在機關裏面，沒有星期天，每星期輪流休假半天，有家眷的，休假時可以回家住宿。一個星期不折不扣工作六天半，合計起來，整整六十四個小時。工作雖然這樣繁重，可是沒有一個人叫苦。我在四條巷工作過一個多月，伙食由公家供給，中晚兩餐，每餐五大碗菜、一大碗湯。五大碗菜有雞、有鴨、有魚、有肉、有素菜，還有海參；有米飯，也有饅頭。夜裏十點鐘，還有一餐稀飯，四碟小菜。伙食之好，任何一個機關都比不上。所以，工作時間雖然比較長些，營養却非常豐富，無損健康。抗戰以後，工作範圍擴大，內勤工作人員增加了許多倍，經費却沒有增加多少，因

難重重。所以，羅家灣的伙食，遠不如四條巷，但是四菜一湯，兩葷兩素，還是差強人意。

利用進餐討論公務

戴先生虛懷若谷，絕不剛愎自用。他不知道的事情，不冒充內行，自欺欺人，常常向專家學者們請教許多他自己不十分清楚的問題。戴先生非常愛惜時間，連吃飯的時間也不浪費，白白放過去。胡子萍說，許多年來，戴先生除了生病，總是利用每餐吃飯的時間，約定三五人一塊兒吃飯。有時他自己邀請，有時交子萍代他通知。有時約幾位重要幹部，一邊吃飯，一邊討論工作，等到飯吃完了，某一些問題也解決了。有時約幾位從各地來南京的工作同志吃飯，一方面是爲他們洗塵，表示慰勞之意，一方面聆聽他們報告各地的工作，因此，他對各地的工作情形，瞭如指掌，比誰都清楚。有時國內或國際間發生了甚麼重要事情，或者他需要了解某一種專門問題，他會邀請幾位對某一方面，某一問題有研究的專家共同進餐，靜聽這些專家們發表意見。戴先生智慧極高，注意力集中，理解力又特別強，一餐飯吃完，無異上了一課，對於某種問題，已經有了相當了解，雖不能說已經成爲專家，却不再隔閡了。戴先生就從這種吃飯聽講的方式中，獲得各種知識和學問，集合許多人的智慧於一身，成爲一位常識豐富知識廣博的人物。

胡子萍參加軍統局的工作以後，前一段時期住在雞籠巷，後一段時期住在四條巷。因爲同戴先生接近的機會比較多，所以，知道戴先生的事情也要多一些。有幾件非常有趣的故事寫在後面，藉以幫助了解戴

先生。

君子慎始以全其終

「子萍！給葉彥世買一張回上海的車票，吃過午飯，送他二十元旅費，送他回上海去。」葉彥世和戴先生是黃埔六期的同學，交情甚篤，他住在上海，沒有做甚麼事情，戴先生約他來南京談談，打算要他參加軍統局工作。談了個把鐘頭，快要吃午飯的時候，戴先生交代胡子萍這樣辦。

「老胡！你知道葉彥世爲甚麼打了回票呢？」過了兩天，胡子萍碰到徐爲彬（亮），徐爲彬笑着問他：「我正想問你呢！既然把人家約來談話，想要人家參加工作，爲甚麼突然變卦，又把人家送回上海呢？」胡子萍弄不清楚怎麼一回事，悶在心裏解不開，現在徐爲彬問他，正好弄個明白。

「葉彥世同老板（同志們背後對戴先生的稱呼）談話的時候，大概是想表示親熱吧？左叫一聲雨農！右叫一聲老戴！葉彥世回上海以後，老板對我說：『葉彥世祇能做我的朋友，不能做我的幹部。』這傢伙真是莫明其妙，當着老板的面，雨農！老戴！不送他回去才怪呢。」

戴先生有包容天地宇宙的雅量，可是他用一個人，却是非常慎重，絕不馬虎。就因爲開頭的時候慎重其事，才能和同志們全始全終。

兩廣事變花錢一例

民國廿五年兩廣事變，戴先生進行策反陳濟棠的空軍，駕機起義歸順中央，需要五萬元現款。在當時，五萬元不是個小數目，軍統局的經費有限，立刻拿不出來。於是，戴先生去向領袖報告策反進行的情形，領袖沒有提錢的事，祇吩咐戴先生去報告航空委員會主任。

「領袖的錢不好隨便花呀！」×主任聽完戴先生報告，不說給不給五萬元，却說了這麼一句話。戴先生回到雞鵝巷，心裏一直在不高興。他吩咐胡子萍通知事務股買兩張當天夜晚到上海的臥車票。

「子萍！」第二天晚上，戴先生從上海回來，非常高興。胡子萍這時才知道，昨天買的臥車票，原來是他自己去了一趟上海。戴先生說：「我們爲領袖工作，爲國家負責，要有承擔，五萬元算不了甚麼，祇要工作做成功，五十萬元也值得，昨天×主任不撥給我們急需要的款子，却說錢不好隨便花。我們甚麼時候隨便花過國家的錢呢？爲了工作，不能不花錢，他們不給，工作又不能不做，祇好自己想辦法。現在，我已從上海全數借到了，五萬元算甚麼？」

後來，陳濟棠的飛機全部飛來南昌，一架也沒有給他留下，兩廣事變，沒有流血，沒有消耗一粒子彈，事變即已解決，替國家省下來的錢，何祇百萬元。

有時不得已充闊氣

「子萍！某某同志走了沒有？」一天，胡子萍到洪公祠看見戴先生，他突然問起這一個問題。當時正有一位湖南口音的客人同戴先生在談話。

「還沒有走！」胡子萍沒有考慮，立刻回答。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沒有錢嘛！」胡子萍說的是實話，情報工作處處要花錢，領到的經費永遠追趕不上像流水一樣的開支。因此，金櫃空着的時候多，存錢的時候少。

「胡扯！我們會沒有錢嗎？如果我們沒有錢，長江的水都會乾掉！」戴先生對胡子萍的回答很不滿意，好像有點生氣。

一會兒，客人告辭，戴先生送走客人，又問胡子萍：「你知道剛才的那人是誰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那就是唐生明（唐生智的兄弟），在太老爺面前，怎麼可以說沒有錢呢！你真胡塗，一點也不懂處事對人的道理。」

「子萍！查一查上海某醫生的電話號碼！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今天晚上我要打電話到上海同他講話。」

「有一天傍晚的時候，戴先生吩咐胡子萍。

「我手邊沒有上海的電話簿子呀！怎麼查呢？」胡子萍說，的確，他做夢也沒有想到，在南京要他查

上海的電話號碼。

「你管交通，不教你查，教誰查？」

胡子萍心想：如果時間許可，我可以派人去上海查一查，現在祇有兩三個鐘頭，教我如何查起？越想越發愁。

「不用發愁！去交通部碰碰運氣吧！如果查不出來，我一定把你關起來。」戴先生看見胡子萍發愁，他好像胸有成竹，很輕鬆地這樣提醒他。

胡子萍聽到交通部三個字，豁然開朗，靈感立刻來了，交通部電話總局當然會有上海的電話簿子，也虧了戴先生會想得到。胡子萍精神百倍，立刻去交通部找史濟寅，史濟寅是交通部俞飛鵬部長的主任秘書，也是軍統局的同志，在交通方面，幫了戴先生不少的忙。經史濟寅介紹，胡子萍很順利地查到戴先生所要查的電話號碼。戴先生異於別人的地方，就是別人不注意的，他老早就注意到了；別人沒有想到的，他老早就想到了。